

拉魂腔

陈先发 著
花城出版社

拉魂腔

陈先发 著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拉魂腔

陈先发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5

ISBN 7-5360-4608-1

I. 拉 ...

II. 陈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96053 号

责任编辑: 钟洁玲 何满意

技术编辑: 赵 琪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.375

字 数 200,000 字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608-1/I·3659

定 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花城

原创



“花城原创”出版缘起

几年前，网络媒体盛行不久，有一位作家便说：“……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，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。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？这就是了。”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，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。

几年过去，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，中国已有1亿网民，3.5亿手机用户，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，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手机短信流行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，影像铺天盖地。有人质疑，小说往何处去？作为语言的艺术，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？

剧变之际，我们推出这套“花城原创”丛书，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，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，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。我们相信，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，需要艺术的滋养。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，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

发展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，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。随着汉语逐渐走强，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。

“花城原创”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：第一，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；第二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，有人文情怀，有理想主义倾向；第三，作品具备原创精神，鼓励艺术创新，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。

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，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。

希望“花城原创”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，撷取动人的浪花，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，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。在这里，我们打开一扇门，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，各尽所能：是星星，就应尽力地，闪烁；是花朵，就应尽情地，吐艳。

拉 魂 腔

万事万物存在于
现世的大地；
幽灵与风雨
各有其遗传——



拉 魂 腔

七 姑

在亡者耳中塞上夹盐的泥土，她就能听见人世的亲人说话。

用苦艾灯盏薰一下她的脚心，她的魂就忘不掉返乡的路。

——沿淮风习之一——

七姑出殡，碰上了一场秋雨。

堤上，扯起白条子招魂幡的送葬队伍，稀稀拉拉，有两里多长。打头的尖腮婆子朝路上撒着盐粒。照沿淮七十二乡镇的说法，盐的烟火气重，压得那些在荒郊晃荡的野鬼不敢上前，刚逝的人能落个安生。玻璃罩内莲瓣状明烛，映照她的阴间之路。围着棺木的两个女人，朝地上甩着船形的纸鞋。纸鞋不能是素净的，必须沾点泥土。这也很有讲究，据说阴世的河水，由人世的眼泪一点一滴凝成，一个人死了，为她而哭的人很多，她必须踩着这种船形的纸鞋，才能不被淹没。打头的尖腮婆子姓周，鲁子口乡的人，做姑娘时患过白内障，你坐在她的对面，她连你的鼻尖都看不清，但她能把阴间的事说得根根缕缕、纤毫毕现。乡亲们便东家油盐西家醋地供养着她。就是她亲手给七姑裁剪的纸鞋。每年清明节，当后人祭祀焚香，纸鞋上的泥土会指引她的灵魂返乡。亡灵穿越漫山遍野的杜鹃，两脚沾满碎碎片片的断肠红。

沿淮的秋雨，是个砸不烂、咒不断的憨性子。它一落下来，不把田地稻茬子的根都霉透了、不把田间洞穴的鼯鼠们都憋出病来，它是不会停的。此刻，秋雨就这么不急不躁地飘扬着。

硃石乡，往西北去一百一十余里是河南省，往西去九十余里是鄂、皖两省交界的天堂寨群峰。从桐柏山区跌宕而下的淮河，在此与大别山蜿蜒泄下的淠水、史水、杭水訇然相汇后，出山入垅，戾气全消。像一个男子突然绝了他火蘸蘸的性子，一下子沉郁起来，侠骨去掉后只剩那九曲回肠。民间就有说法，说在硃石乡境内汇合的诸水中，总有一条是母的，要不，这淮水怎么一下子就温驯了下来？进硃石乡时，

诸水激沫扬沙。宫颈糜烂。出硃石乡时，只一条河陡然变阔，和葛东去，蕴生出下游旖旎的万千气象。子宫浩荡。换句话讲，硃石乡是数水纵性交媾、挫骨重生的地方。自古，硃石人的性格就不同于外乡，连天气也是一样。像这场秋雨，绵着劲子落了半个多月，没有一刹的缝隙。晴起来也一样，阳光明晃晃的晒得人直晕，地焦唇裂。硃石的一切，透着种大悲大喜的味道。

秋雨落在七姑丈夫麻三叔灰白的头发上，湿发紧贴头皮，让这老头显得更加枯瘦。他死松枝般的长脖梗子上，暴出的筋脉像一堆大青蚯蚓纠缠着。皮上点点褐色的老年斑，就像那蚯蚓的粪便。他手扶棺尾，和捧遗像的养子腊八肩头紧挨着肩头，走在一起。七姑嫁到硃石乡的瘫子村时，填补的是麻三叔的第三房。这一带乡间有着“结发的妻子热、续弦的娘子寒、三房的妾命荒”一说。意思是，头妻往往有个旺夫的命，死搂活抱地厮守着，是理所应当的。二房就要稍稍疏远一点了，否则那男人尝不到好果子。而三房的命多数是块渗苦水的薄田，一年种个一茬、两茬的就够了。和三房守得紧的男人，夜间极其无耻地大晃个髌骨磨着钻头。

“嗯，像合欢的畜牲”。这是要损寿的。从常理上推测，娶到三房时，男人难免年老体衰了，避着一点，也算有理。偏偏这麻三叔只比七姑长三岁，避得急了，两边都口干舌燥地心乱。但规矩毕竟是规矩。硃石乡的人自古不坏规矩，平常的日子里，七姑和麻三叔便不住在一个屋。他们住在隔得很远的两座屋子里，一个村头，一个村尾。七姑和鰥夫腊八住在一块儿。

这腊八生得又糙又壮。他的肩膀和麻三叔的下巴一般

高，但他的头顶和麻三叔的头顶也一般高。腊八石碾子一样的脑袋直接嵌在了宽大敦实的双肩上。有人说，这爷俩的相，拧着了，犯忌。据讲沿淮的女人们喜欢腊八这种相，没脖子的男子，肠子里没弯弯绕，脑子缺根筋，过日子省心。说来也怪，缺了脖子，倒像敢于对丑尽了责。而少了别的器官，便横竖不占个巧。按说讨女人的巧，可腊八偏是个鳏夫。麻三叔一声不吭地走着，除了咳嗽，他可以熬过春夏秋冬一个整轮回也不吭一声。腊八却把嗓子嚎得哑掉了，他有个怪毛病，一激动，牙根子就死痒，就得往牙口里塞上硬东西。七姑遗像的小木框被他撕掉了一个角。腊八的嘴角渗着血，掉着木渣屑子。但送殡的队伍太闹，似乎没人听得见他的哭。照硃石的规矩，送葬的队伍哄闹得越凶，死者的棺上就越有哀荣。

只可惜秋雨绵绵不尽地落着，鞭炮不能炸。好在这一天的送葬队伍里，来了一个不邀自到的拉魂腔戏班子，比炸炮来得热闹。拉魂腔，俗称又叫“打秋风”、“铁檀香”，在淮河人民的心里，这可是个了不得的戏种，书上说它揉进了北方戏的沉猛和南方曲子的妖媚，唱起来，软的硬的都入了瘾。在皖北、豫东、鲁西南一带，有炊烟的地方就有人唱拉魂腔。只是这些年，靠卖戏为生的戏班子全凋零了，能唱原汁原味老调子的人越来越少。偏又都爱唱，渐渐地弦就调不准了，就没了个正调。七姑办白丧之礼，本没想着请戏班子。可就有硬生生撞上门来的。唢呐吹的是《月下尸》中的一段，调子凄厉、悲凉，讲的是西楚霸王和虞姬夜间巡察，看见兵士们横尸满坞的场景。曲调中充溢着一种绝望的感情。那唢呐声真个是响遏浮云，不像是从八个汉子硬绷着的

腮帮子里迸出，倒似有一条巨蛇甩着金属大镣链的鳞片在雨之上的云中豁命地狂扭。蛇尾的余响，在阴暗的低空中拖得很长，很长。戏班子来自寿县、霍邱县，还是河南的某个偏远的小县？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。听说这个小草台班子本是早散了，铁笛铜箫都落了锈。但这次瘫子村死掉的不是别人。这次死掉的是淮河“南拉魂”戏祖师爷班主梅修山的闺女，名动四省的一个旦角儿。老一辈拉魂腔的听客，谁没听过“七姑不到是瘟台”这句话呢。可七姑二十多岁时就硬生生从戏台子上失踪了，这沿淮半搭子天的拉魂腔场子，全成了犯瘟的病戏残台。本就是在残阳衰草中红透了天的一个戏种，如今又在残阳衰草间败落了。老一代的看客眼早封了、耳朵早锈了。兀地，隔了四十多年的漫长时日，从硖石乡迸出七姑逝去的消息，许多人恍恍惚惚地像刚从一个梦中醒来。

七姑的棺木将被葬在沿河斩龙关外的青迢岗上。

从河的北岸看，平塬上突兀隆耸的青迢岗，像一块巨大又苍翠的遮羞布，挡住了南岸许多茅屋破败的村子。斩龙关一带，共有三十六条水归入淮河。也就是说，在遥远的八百里外的河南郸城屋檐落下的一滴雨水，最终是在这里纳入淮河东逝的正途。青迢，是斩龙关一千多个村村镇镇的顶点。这青迢岗，也叫“丢魂岗”。这名字有个来历，说是一个没结婚的青头郎木匠，夜间从外村做完活回家，在漆黑的田埂上，看见一个窈窕的女子扭着个腰，拎着筐走着，木匠三步并两步地凑上前跟她搭腔。那女子却不回话，只是半偏个头冲他妖笑，煞白的牙齿在黯淡的星光下闪着碎光。她笑得木匠一颗心怦怦地乱撞，终于攒足了劲想横腰搂她入怀，手一

伸哗地抱过来，想从影子里划过一样，没往邪处想，索性把工具包挂脖子上，两手合拢地搂过去，却像搂住了一团雾气。她，就在雾中妖里妖气地笑着。小木匠猛呼着奔逃回屋，当晚就病塌掉，没几天就死了。虽说撞鬼的事为青迢岗落了个外号，却不损害它的名头。照地势，这岗上虬松挺拔、俯瞰诸水，倒真不愧是四省罕见的一块风水旺地。数百年间葬于岗上的人，须经各族族长们合计点头，才能入土。瘫子村梅氏本是沿淮大族，七姑又曾是一个有名的戏子，葬在这，倒没费太多的口舌。

入秋的淮河，一个劲儿地枯。从青迢岗头远望，许多河段黑渣渣的底床，从白水中蹿了出来，河面又撒着性子地时宽时窄，像被野狗乱啃过的一截截白树皮。每年初秋，总有大批褐羽丹顶的鸟群，向南迁徙时在此驻足小歇。鸟去了，此时的河滩上，只剩下大片肮脏的残毛断羽。苍穹下，河滩开阔、荒凉得让人发呆。滩子上有一群觅食的野狗，窜来窜去地在泥沙中刨着，偶尔地从泥中翻滚出一截骨头，嗅嗅，又绝望地弃下了，估计只是别的死狗的遗骨。因为争食、厮斗，一些狗的肠子从肛门、从肚角拖出，像一条条肮脏的绳索。连绵数百里的护岸柳树落净了叶子，雨中愈显黝黑的苍劲树干，连接成无边的肃穆的寂静，铁一般地牢不可破。枝头立着几只呆头呆脑的黑鸟，像几个莫测高深的虚无主义者。堤上，孝服移动着的白色、喷呐的呜咽，葬礼的喧哗，仿佛与这里毫不相干，幻影似的。就像是人世与天堂无关。

在送葬队伍中，我是惟一个拿着木柄纸伞的人。作为一个涉猎不深的民俗史学者，我寄居在瘫子村七姑的家中已有一年多。因研究之需，淮河一带的许多掌故和风习我已烂

熟在心，但这一天，还是不经意地冲了忌。我被一个村民善意地低声告诫，千万别撑伞，这一带的老百姓不愿和死去的亲人散（伞）开。是啊，是啊。我规规矩矩地把纸伞紧紧夹在腋下，冒雨和麻三叔并肩而行。有时，我会扭转头去看他的脸。秋雨中一张如此刻板、枯虬，叫人难忘的脸。在我后来的每个回忆中，这张脸总能清晰地闪现。有一次，我梦见无数脸孔摞压成一本厚厚的书，记载了我经过历的每一个人，熟悉的或是陌生。翻到最后一页，恰是这张脸。刀刻一般的线条，从纸背上穿透过去。在他死前，他从未笑过一次，所以让我踏实。如果他大笑，我会被这张脸的扭曲和变形吓倒。或是很快地将它遗忘。木质的沉默像这场秋雨不留一丝缝隙。一年多的时间，留给我太多有关七姑的细节。我是个注重细节的学者。我想，七姑死了，或许就像我一样吧，这个倔犟老头心中的许多死结，这辈子恐怕再也解不开了。

我至少知道这些死结中的一个。

平日里，七姑有不少怪习气，叫麻三叔憋闷得慌。比如，她有洁癖，旧椅破桌子给她擦得掉了层皮，仍是没完没了地擦。农村的人哪有这闲心讲究，有时候亲戚们来了，吐口痰，甩甩鼻涕，七姑就叉着腰撒火，叫人家脸红耳赤地难堪，只得甩着手干笑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好在两人不住在一起，他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这还是个鸡毛蒜皮，有一件事怪得真叫麻三叔难以启齿：每逢夏日，夫妻要行房时，七姑总软磨硬泡地逼着他到堤上的破土神庙中，每次总要行一个奇怪的程式。她教麻三叔粗暴地抡起她，往霉味刺鼻的后殿厢房的草铺中猛地一扔，要哗的一下撕开她的碎蓝花对襟

小汗袄。她总是穿着件棉质的碎蓝花对襟小袄。然后再做那实在的硬活儿。行一次房，就像做一次贼，悄悄地溜着避人。更要命的是，整个蓬蓬勃勃的过程中，七姑绝不许麻三叔出一丁点声儿，牙口要擤紧，一嗅着他嘴里的焦旱烟味了，七姑立刻就会败了兴致。刚开始时，三叔琢磨着七姑中啥邪了，死说活讲地不肯做。经不住七姑黑灯瞎火中的媚劲头，笨手笨脚地演了头一遭，不想自个儿竟也犯上了瘾。

“操！够浪。”比在家中木床上果是畅快淋漓多了。依旧是觉着太怪了，又一想，人家毕竟是跑过大码头的戏角儿。久了，忽觉得榆木的脑子透出了点亮，看着她紧闭着双眼、无限沉醉的一副受用模样，熬不住地要探个究竟来。七姑却总是板着个脸，一字也不吐。麻三叔的牛脾气给拧出来了，先是摔盆子砸碗使脸子，后来索性抡起斧头，将家中那张洞房花烛的雕花婚床劈了个稀巴烂，最后愣剁掉了自己的半截小指，仍是憋不出七姑的半句话。渐渐地，两人就疏了。麻三叔想修和，暗地里托人请来神婆驱邪，想让七姑丢掉怪性子，却总没弄出个好成果。

世上的事就是这么透着个邪劲，深埋的谜底有时却无辜地献给了一个不相干的人。一天晚上，虎背熊腰的腊八喝得大醉，我跟七姑一个抓头、一个抬脚地费尽周折，给他弄上了炕。我们在煤油灯下歇息时，无端端地，七姑突然盯着我说：

“鸭儿，你不是老缠着要问戏班子的底吗？今天就给你说透了。你可不要犯困哦。”我在桐城家乡的乳名叫作鸭儿，长辈的人都这么喊。七姑怕是家乡以外惟一个这样唤我的人。

“好哇，好哇。”我受宠若惊，忙不迭地说。

一直讲到了第二天天色出青。蝙蝠翅膀一般的青。屋内早已是油尽灯枯了。终了一句话，七姑说：“这件丑事的枝枝桠桠，就掀给你一人瞧了。哪一天我死了，也到底在这世上留了个清白。”对这句话，我一直不解，仿佛里面总有个关节没参个通透。

1944年盛夏七姑最大的一个心愿，就是保住个清白的身子回到父亲的祖籍地硖石乡瘫子村。那年淮水溃堤，从河南的郾城、临颍经安徽的阜南、颍上、凤台、怀远、寿县、霍邱诸县，直达江苏洪泽湖边，八九百里的淮河中下游堤段，纸扎的一般被撕出了千余个豁口子。平日里硬实板结的夯堤成了一段段的朽木，漂浮在一眼无涯的浊水里。许多村子上至垂暮的翁妪，下至呱呱才坠的新婴，无一遗漏地被洪水卷走。河中遗体百里相接，岸上饿得兽性大发的村民们易子而食。呵呵，因为受史志的影响，我有关水灾的描述未免有些拗口。《寿州水志》中曾记录了这样一幕：“闻决口，同向高处奔避。夫抱七岁之男，妇携四龄之女，行甚迟缓，浪头扑至。夫乃弃七龄之子，且命其妻亦弃子速奔。妻不忍。夫乃夺四龄子欲骤弃之，幼子闻言大恸，紧搂父颈。哭成一片之时，共为洪涛掠去。捞获尸体，父与幼子仍互抱未释也。”想一想，有时在夜间静静地想一想，那个惨状真叫人惊心颤栗。

这一年，偏偏又逢上了战火。从颍上往北约两百里，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血拼鏖战的一个大战场，刚打完几场恶仗，断堤上不时跑过掉了魂的逃兵，像瞎了眼的绿头苍蝇。21岁的拉魂腔旦角“七巧莺”混在哭天喊地的灾民堆里，漫无

目标地跟着人群乱窜着。仿似没有了血，没有了肉，只觉得皮缠着嘎嘎响的骨头在那里昏沉沉地奔着。跑着、跑着，忽听得远处砰的一声枪响，有人扯着哭腔道：“堤断啦，快退呀。”大家便又掉转头来一阵子乱窜。几天前的一个夜里，班子在峡山口的一个村唱戏时，刚清罢场子，脸上的淡妆薄漆还没来得及卸掉，就听得屋外咚咚咚地有人疯跑，大叫着堤垮了，洪峰头扑来啦。来不及跟帐篷里的爹招呼一声，她撒开腿就跟着跑。到了岗头再看时，花红簪绿的戏班子早给洪水卷得没影儿了。一个紫红色的牛皮鼓在浪尖上翻滚着。淮河的灾就是这样，来得全没个准头。

一路上是被牛蹄马足踩得变形了的死婴；一路上是被剥得精赤条条的榆树干；一路上晃动着吃了太多榆树皮、楝树皮、苋草根而变得青紫发亮的浮肿人脸。谁的稀粥要是泼在了堤上，马上就会有一群人呼地趴到地上，连粥带沙子地啃吃下去。他手上拎的粥罐若是撒得慢了点儿，难保会有饿急了的人连他的手指都要啃断。有时坐在堤上，眼睁睁地看着浊水中漂来浮尸：中间一段腰浮在水面，头和脚都垂在水下。她想，原来人的骨头这样轻贱呢。水往下退时，一些尸体便卡在了岸柳的树杈上，经水泡多日的头颅肿胀如斗，烈日一晒，会爆出嘭的一声巨响，流出脓汁。很快也会被乌鸦啄食得只剩下一副惨白的骨架。

七巧莺的胃浅，裹在腰带里的几块干馒头硬得像黑石块，一小块一小块地撕着吃，倒是挺过了半月。她倒不怕饿死，她存着另外一颗戒心。她用锅底灰掺些黄泥浆，斑斑点点地涂在脸上，用上了上戏装的功底，一脸的麻坑和烂疮让人见了要避一避的。死是轻的，在戏里死了千百回了，留个清静

的处女身子回乡，是她在 1944 年夏季最大的愿望。

一天夜里，七巧莺在一间旧龙王庙后殿僻静的台阶下钝钝地睡去。那样的年月，反正是逮着个遮风挡雨的角落就能睡去，逮着能填饥的东西都能吃掉，榆树根、观音土最后都成了稀罕物，否则你就很难剩着条命。本就没怎么睡熟，忽然一股子又腥又刺的热水啪的一下射到脸上，她激灵一抖就醒透了。“挨千刀刚的——”，她一边尖声骂道，一边慌了神地用袖子去抹脸。锅底灰呛到了眼里，辣得眼珠子要爆裂了。

那个弓着腰撒尿的黑影掉头就往后跑。猛地，他怔了一下，“挨千刀刚的——”，这在戏台子上锤炼了十八年的一声长调花腔，是如此不同农妇们的粗涩嗓门。在弦月幽深的后庙里突然冲出，太不同一般了。是股子幽怨含怒？透着刀锋转身的宛转劲儿，有点疹人。多年后，七姑悲哀地对我说道：“哪成想那么多啊，这无意甩出的一声花腔，毁了我的一辈子。”

为什么那么快呢？她火头上揉着眼珠子的手还未放下呢。为什么那么快？那黑影像箭一般地窜到七巧莺身旁。她感到身子猛地一轻。那人呼的一下抱起她就跑。救命啊救命啊，她本能地尖叫着，想用手去挠那人的脸，但双臂却被铁钳般夹得紧紧，分毫也动弹不得。殿前殿后的沟坎里睡满了灾民，没一人应声。这年月最值得耗神费力去救的，就是命这个贱东西了。她一边绝望地嚎着，一边在他涂满泥渣子的膀上拼命撕咬着。她仰面朝上地疯叫，惊得眼珠子肿胀的眼眶里，湛蓝夜空的星子刷刷地跑着。

没有一丝一毫的犹疑，也没有一个字。他将她猛地朝殿